

呆呆岛情人崖(外二首)

□ 杨兹举

一块石头贴靠另一块石头
垒成一体,他们间的距离
细过一条线的缝隙
连清瘦的海风
侧着身子都挤不进去
那么严密,仿佛誓言
庄重而不留任何余地

天空晴得像一块透明的玻璃
天蓝的光芒裁过云朵
爱神之影轻柔飘落
如纱如丝
以海为镜,梳妆打扮的洋杜鹃
披上了美丽嫁衣
微笑的嘴角挂着淡蓝色的神秘

在临海的悬崖峭壁,爱情
才有宣示的真实意义
海不枯,石也不烂
天长地久的表白不需要测试
萝藤缠绕着刺葵,与灌木丛五香草

一道
编织篱笆,风韵热烈
收获每一个潮来潮又退有涨有落
的日子

美丽异木棉

北纬18度,春寒未曾来
早熟的二月,已经果荚开裂
美丽异木棉的落荚,先于嫩芽
鞠躬尽瘁的履历,一瓣一瓣的
全被带血撕下,热海风
随手收进飘飞而逝的岁月

花意弥漫的季节,这些美丽异木棉
选择提前裸裎,义无反顾
银丝密缠的棉球,雪花几团
枝桠上来挂挂纯洁清白
由青天印鉴,注解灵魂

清瘦的躯干,囊空如洗
标向一样站在路边
空中手势凌厉
骨气清朗,高风峻节

鸡蛋花次第开放的日子

鸡蛋花次第开放的日子
素白粉黄的五月
缤纷了那座拱石桥

拾阶,驻足
此起彼伏的淡香气息
透明而优雅地在湖面舞蹈

敏感的阳光探头
用最简朴的光圈
捕捉一幅佛系素描

唯立夏的雨破禅意
一场爱恨淋漓
析透青春曼妙

小孙女问：“这里是几亚”？

□ 李后强

北国已是严冬,三亚正像初夏。
脱去寒装的小孙女,惊奇地问:
“公公,这里是几亚”?
我不知咋回答,她又自言自语,
“好像是三亚”!她望着大海,
指向西岛,“那里是不是鸟儿的家”?
我说,那里也是鱼儿的家。
不到三岁的孙女第一次到三亚。
什么都好奇、见啥问啥,
从海洋到蓝天,从飞鸟到鱼虾。
在阳台上,她问,
那些天上的飞机为啥比面包大?
在海滩上,她问,
小蟹的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在柳树下,她问,
那个果果掉下来会砸到头上吗?
在南山寺,她问,
那个高高的阿斌为啥不说话?
在清水湾,她问,
船儿吐下的蓝水为啥翻白花?
在特产店,她问,
那些小小的珍珠是不是变老了?
在海鲜馆,她问,
那些红鱼小螺是不是想回家?

……
问题没有完,但度假要结束了。
我对孙女说,我们回家吧。
她很惊讶,突然说,公公自己走,
妹妹留三亚!你看,三亚啊,
在她心中似乎扎了根,生了芽!
这是幼儿的心,春天的芽,希望的花,
也许遍及神州,将会慢慢长大,
护卫南国与华夏。不能忘记,
北纬18度的暖点,全球的眼睛,
病毒也藏起了魔牙。
椰林、海风、沙滩、阳光,等你来度假。
孙女说的对,这里是三亚。
走出东亚,辐射中亚和南亚,
足行海角天涯,三亚,
总是世界的牵挂,地球人向往的家!

此去只留梦里

□ 孙令辉

2021年5月8日傍晚,妹夫
打来电话,说:母亲走了。那一
刻,脑海里一片空白,手机紧贴
耳边,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许是听不到回声,妹夫在电话
那头又说:大哥,母亲走了!瞬
间被震醒,我说:知道了。
妻在外散步,打电话让她赶
回。接着转内屋,告诉女儿:奶
奶走了,爸爸没有妈妈了!女
儿悲恸至极,父女抱作一团泣
不成声。见大人哭,两个外孙
不明就里也跟着哭。

与妻赶到时,妹夫一家正为
母亲更衣。屋里弥漫着一股窒
息的气氛,谁都不说话,轻手轻
脚的,生怕弄出响声惊醒母亲,
惊扰到邻居。我躬下身,双手
抚摸着母亲脸颊,想喊一声母
声哽在喉,泪水却吧嗒吧嗒滴
到母亲那冰冷的脸上。一切收
拾妥当后,我们启程送母亲回
家。此刻,母亲温顺地躺在小
妹的怀里,平常熟睡一般,是少
了那熟悉的微微的新声。临
出门时,我们轻轻地呼喊:母
啊,我们回家!

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走了,
此去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听小妹讲,母亲当天走得很
平静,很从容,睡着睡着,就到
了另外一个世界!晚饭后,母
亲比平常多吃了几口稀饭,饭
后双手撑住床沿安静地坐了一
会儿,之后慢慢挪动身子躺到
床上。没想到这么一躺,便成
了阴阳相隔,儿女永失慈颜母
爱!毫无征兆,没有留下只言
片语,无牵无挂地就这样离去,
谁能接受得了这个现实?

每每忆起母亲余生的最后
几年,千般愧疚涌上心头。父
亲去世的首个春节农历初四,
母亲打扫庭院时不小心摔了一
跤,摔断了股骨。本来说好农
历初三当天母亲跟我们一块回
城里,但母亲执意不肯,她说要
在家多呆几天,给父亲烧炷香,
添杯酒。父亲一生嗜酒,虽然
没喝过啥好酒,但每顿能有酒
喝,心里就特别高兴。喝了一
辈子的酒,到了98岁,喝不动
了,才撒手归天。父母相亲相
伴不离不弃64年,含辛茹苦,相
濡以沫。母亲说,你爹喝的是
牛酒,喝酒干活从不耽误。归
天了也不能断了他的念想。正
月初六是母亲生日,每年儿孙
们都要团聚一起为母亲庆生,
等过完生日就接她回城,这次
母亲坚持要在老家多住两天,
儿女们觉得母亲说的在理,便
留她一人在乡下,嘱咐嫁到邻
村的四姨多回家照看母亲。不
曾想次日下午,母亲便摔倒了。
母亲一生务农,身体也硬朗,闲
不住,见院子里落有鞭炮碎屑,
便去打扫,脚崴了一下,半个屁
股砸在地上,股骨头便折了。等
我们驱车回到乡下老家时,母亲
边呻吟边说:“无由来屁股坐在
地上,也会痛成这样。”

把母亲送到城里治疗骨折
最好的一家医院,拍完片子,医
生说左股骨折了,阿婆年纪大、
90高龄了,建议保守治疗。我
心不甘。保守治疗意味着母亲
从此将离不开床,而且整日受
伤痛折磨,直至死去。哪个儿
女能忍心让母亲受这样的痛

苦?经反复与医生沟通,狠心
地与医院签了“生死状”。没想
到这么一纸签名,竟让母亲遭
受了两次手术之苦,硬闯了两次
“阎王门”。半年后,母亲在
第一次术后试着行走时又跌了
一跤,跌折了右股骨,再次入院
治疗。两次手术,相隔仅半年,
母亲的身子骨受到重创和耗
损,从此,她的余生只能在床和
轮椅上度过。

母亲这辈子很苦,25岁嫁
父亲,父亲34岁,那时海南刚刚
解放。这般年龄,放在不算
什么,但在那个年代里属大男
剩女。外婆家与我家仅一篱之
隔,世代为邻。我们曾纳闷,父
亲一米八的个头,人长得帅气,
两家相邻,抬头不见低头见,难
道之前就没有产生过相互吸
引、两情相悦?问父亲,父亲笑
而不言。母亲一语道破天机,都
倡导恋爱自由,父母可能就是两
条平行的铁轨,自始发点便注
定永远无法交汇在一起。

母亲的祖上在清朝道光年
间出过一个读书人叫张凤羽,
其诗其传被录入《崖州志》,在
古崖州也算名人。至于家族延
传到母亲这一辈究竟已经几
代,因家谱丢失已无从查考,但
祖上的荣光除了一处坐西朝
东、在风雨中屹立了200余年
的三间破败的老屋外,再也找
不出一样值钱的东西,耕读传
家的家风也断了脉。母亲和大
伯不曾踏进过学堂半步,成了
文盲,小舅勉强读了几年书,因
家穷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母

嫁到我们家,生活的艰辛自不
待说,每隔两年便生育一个孩
子,一连生了8个。加上地里起
早贪黑的繁重农活,其苦不堪
言!儿女渐渐长大成人,各自
成家立业,都很孝敬父母,村
里人都说父母命好,儿孙绕膝,
四代同堂。年老时,又被接到
城里专门由小妹一家无微不至
照顾了十多年。可是自懂事起,
我未见母亲尝过几份甜,享过
几多福。母亲隐忍负重、含辛
茹苦,默默地为这个家日夜
操劳,插秧种薯,柴米油盐,穿
衣上学,婚姻嫁娶……事事躬
亲,件件费神,老了,走不动了,
嘴上还不停念叨着,为儿孙时
时放心不下!

母亲去世后,我的心特别脆
弱,听不得别人谈论父母的话
题,看不得有关情感的影视剧
目,一旦触碰了,泪水便禁不住
在眼眶里打转,弄得妻子莫名
其妙的,笑我过于柔弱。哎,情
感这东西就是怪,失去了才觉
弥足珍贵。母亲走后,数度想
写一些纪念母亲的文字,当对
着电脑搜肠刮肚、左思右想,竟
不知从何处着笔。不是字少词
穷,而是思念绵绵,如决堤的洪
水,无法静下心来,写得下去。

“九五荣归教子有方垂懿
范,万千恩爱舍给未报念春
晖。”不经意间,想起手抄保存
的梅山文艺协会陈恩福、黎元
福俩先生为母亲撰写的这幅挽
联。概括了母亲95年平凡的一
生,对子女的影响,以及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悲怆。感念之余,
每每忆起,泪眼模糊。



傲雪(摄影)汤青

走近南渡江

□ 吴松

“南渡江水流长,海南一派
好风光。豪情满怀建宝岛,喜看
荒山变粮仓……”这支耳熟能详
的歌是1972年纪录片《志在宝岛
创新业》的同名主题曲。由张荣
仁作词,张雄海作曲,著名歌唱
家邝青演唱。词曲优美流畅,加
上歌者声情并茂,一时唱响了大
江南北。

这支歌展现了南渡江两岸
的大美风光,讴歌了广大知识青
年奔赴宝岛屯垦创业的火热生
活。许多年轻人刚从学校毕业
就冲进梦开始的地方——来建
设宝岛海南。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青春
靓丽的容颜早已没入时光的更
迭,但他们壮志满怀献身宝岛建
功立业的战斗情景,早已镌刻在
人们的心碑上!

东线高速未建时,每每去海
口都要经过南渡江大桥,两岸的
秀美景色来不及仔细欣赏汽车
便一晃而过。做为一个地道的
海南人有点遗憾没有走近南渡
江。
南渡江亦称南渡河,古称黎
母水,是海南最大的河流,发源
于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
南部的南峰山。干流斜贯海南
岛中北部,流经白沙、琼中、儋

州、澄迈、屯昌、定安、琼山等市
县,最后在海口市美兰区的三联
社区流入琼州海峡,全长333.8
千米,流域面积7033平方千米。
去年岁末,有朋友相邀去澄
迈游玩,终得走近那条流淌在我
梦中的河,见到南渡江的真容!
澄迈的县城位于金江镇。
刚走进金江镇,感觉县城规模和
岛内其他内陆县市差不多,街巷
比较宽敞,两旁的居民房以二
三层居多,居民聚在庭前树荫下,
喝茶聊天,看起来很是安逸。
城区没有高星级酒店,我们就
就近榻了“拿铁酒店”,档次类
似三亚的连锁酒店。
饭点时分,我们来到从金
江镇边上穿过的南渡江畔,只见
江水浑黄,金波丛丛,从上游奔
涌而来。我想金江镇应是由此
而得名吧?

从江南往江北望去,目测应
有三百米的宽度,一座水泥浇筑
的大桥穿越大河,像一道彩虹高
挂在天空中。为更真实更全面
地观察这条河,我索性爬上高高
的河堤走上这座桥。
上了引桥,边上有一块巨碑
镌刻了“南渡江大桥”五个金灿灿
的大字。我抚摸着石碑,心中
升起万千情绪,那支优美的催
人奋进的歌又在我的耳旁响起;
广大知青们战天斗地挥汗如雨
建设宝岛的火热情景又在我的
眼前展现。啊,南渡江,日夜在
我心中流淌的南渡江,你那滔滔
不绝的江水,就是广大知青和勤
劳智慧的琼崖人民的火热激情
呀!

走到桥中央,向江面两岸举
目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派风光
旖旎的乡村风光。斜阳映照在
村落的果树上,别墅上,折射出
片片光芒,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显得那样的宁静!
再往江面极目远眺,只见南
渡江像一条黄色的巨龙蜿蜒着
从远处游来,让人感受它浑然天
成的壮美,又像一条金色丝带把
两岸人家紧紧维系,共享国泰民
安的幸福日子!
离桥不远,江堤边上有一家
农家乐。饭店是用竹子架设而
成的,显得质朴而雅致。晚上,
我们一行就在这儿吃饭了。
走到菜品处看看有什么好
吃的。可水箱里的生物着实把
我吓了一大跳,里面游动着两条
足有十多斤浑身金黄的鳊鱼,几
只一身金黄的大甲鱼。我指着
这些货物跟老板娘说:这些鳊鱼
甲鱼是保护动物,你们怎么能拿

来经营?

老板娘听了呵呵大笑,然后
很自豪地说:这些都是网箱养殖
的河产。我们河两岸人家不仅
利用南渡江网箱养殖了河蟹甲鱼,
还养殖了河虾河蟹,已经成为我
们县的特产,许多村民因此发了
财,盖起了别墅,过上了好日子!
我心释然。为尝个鲜,我点
了半条河蟹有六斤重,一只三斤
多的甲鱼,价格也不贵。
过了一会,老板娘给我们端
来一个大土锅放在火炉上。锅
里只有几片姜,汤面上飘浮着点
点葱花。我问老板娘汤怎么这
么简单。只见她笑着说:等一
会儿你吃了便知道了。她夹起关
子来。

汤滚了,我们连忙把甲鱼鳊
鱼倒入锅内。不一会儿,刚才还
澄澈的汤水渐渐变成了乳白色,
鱼的香味扑面而来,不禁让人食
欲大增。把汤打入碗里小口而
饮,只感觉一股独特的鲜美从口
中升腾而出,鱼肉清甜嫩滑,简
直妙不可言!

晚饭结束。我又一次回首
凝望那条滔滔不息的江水。那
是琼崖人民的母亲河,她滋养了
河两岸的人们和这片深爱着她
的土地!

放歌尖峰岭(两首)

□ 罗才茂

壮哉,高高的坡垒树
看,数万年的山岩被坡垒树林
一团团扭曲的根系紧紧抓住
在深远的天空下
无数景仰造访者仿佛听见
山岩被抓碎的声音
以及土壤断裂的啜泣声……
啊!是谁在这里——
海南岛的尖峰岭珍藏着
这道壮丽的生态景观?

造物主呵,你给海南岛尖峰岭
馈赠一片原始热带雨林:坡垒林
一株株粗大笔直高耸
像一位位神态轩昂的老者
与其他林木站在赤色的山岩上
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切
白云用记忆之手天天抚摸着它
数百年不衰日臻丰茂的绿叶
高高的坡垒树呵
孤傲而又沉静
站在万木丛中
遭烈日暴晒
台风摧打……
因此宽大的身影有时流露暗暗的忧伤
那是对千百年来磨难历程的回忆
呵!尖峰岭在漫长而厚重的生态史里
以真实的笔触给国人撰写一份诗意的报告:
英雄之树——
高高的坡垒树,耸立在天地之间

坡垒林老了 不屈不挠
仍处领袖地位以庄严的姿态
引领着几十万亩的热带雨林
为海南岛及东南亚的气候
做长年的调节

呵!壮哉!高高的坡垒树林
热带雨林中的骄子
你以残存的清香洒给大地
飘逸人间……

注:坡垒树是海南的珍稀物种。

尖峰岭之绿

尖峰岭呵,大自然赐给
琼南的一座金山银山。
绿的巔,绿的谷;
绿的云,绿的雾……
在这挥动着云中的崇山峻岭,
一切都被原始的雨林染绿,
甚至山民的希冀和梦想,
远道造访的诗人的诗句
和脚步……
翠绿象征着春回大地,
翠绿象征着生命的复苏。
尖峰岭有了苍莽的热带雨林就不会衰老,
望楼河源头有了雨林的护卫永不会干枯,
呵,在这伟大的时代!
愿这座戴着亚热带阳光的金山银山,
永远给人类展现着一张珍贵的画图!

冷天暗香

人有冷场,花有冷香。
冷,有不合群之意。话不投
机,半句嫌多。两人相对而坐,但
觉性情不投,场子难免就冷了。
一冷,便知道该分道扬镳,各奔前
程。
花,何尝不是?
艳丽绚丽,热热闹闹的花,往
往在春夏绽放,开得荼靡。艳丽,
华贵,皆而有之,但细细一品,总
觉少了点悠长的余韵。于是,便
有与其不投者,避开春夏,选在寒
冬独自绽放。如梅花,便是其一。
冷冷的天,行走在街头巷角,
隐约约暗香袭来,何等悠远的意
境!
若是有心人,停下匆匆的脚
步,长长一嗅,一股清香灌顶而
入,整个人如梦初醒,顿生空灵缥
缈之意。循暗香而去,天寒地冻
之中,独寒梅绽放,岂不乐哉?
冷香,绽于暗处,便是不合流
之意。不与争艳,不屑绽放,只愿
在世俗之外,冰雪之中,孑然傲立。这等
高洁,自是不合群,却也别有意味。
花是如此,人也不例外。
有抱负之人,走的路不尽相同。有以
速溶为傲者,融入世俗,在人情脉络中,
一展抱负;也有,反其道而行,高处更胜
寒,宁可孤单,也不愿合流。
孰是孰非,谁能定论?
王安石,颇爱梅花,凌寒独自开,遥知
不是雪。保守者庸庸碌碌,更见先驱者
的孤傲。但自古以来,爱梅者欣赏的,便是
冷天暗香的韵味。花是如此,人亦是。任
他风大雪大,我自矢志不移,绽放暗香,
内敛含蓄之中,蕴藏着无尽的执着。
爱迎霜雪,这是冷香的气韵。明知前
途孤单,偏向寒天行,这是人的格调。能
在冷天中,嗅得暗香之人,胸中必然有
一颗孤傲卓然的心。或是失意之人,以冷香
自比喻;或者披荆斩棘者,不惧冰寒,绽放
暗香。
冷天,为暗香之源。非经冷天的磨
砺,方有清香。越是酷峻,香越清冽。雪
里留香,是甘于寂寥的勇气,也是孑然独
行的高傲。

□ 郭华悦